四書按稿

告子

杞栁章

按|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非人生所稟之氣也。告子只認性為氣。見人初生時。只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揠他方善。故有杞栁之論。以杞栁喻性。以義喻桮棬。桮棬。而輕々下一為字。亦自己裏得好。孟子從為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使罅漏百出。不攻自潰。

杞栁節

按|杞栁是一物。桮棬是兩物。　吳因之|告子認性為氣。認仁義為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上一句單言義字。當依存。疑。脫。一。義。字。解。

子能節

翼註|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詞。言此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

是決諉禍仁義。是言天下之人皆謂性中本無仁義而不肯爲是便爲仁義之禍也。

吳因之杞柳章只辨得一爲字湍水章只辨得一決字盖搏擊正在決上生論也白之謂白只辨得一生字白馬白人章只辨得一義外字

湍水章　按告子既屈其說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謂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又爲湍水之喻者告子立論處全要摹想性無定體意者孟子闢他處全要摹想性有定體處意

湍水節　劉引波流潨田波流之勢潨田也潨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見水非自爲東西也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

水信節　按告子言東西孟子言上下便已折倒了他盖決則水可東亦可西而要其所決之方其地無不下者只就下處便是水之

性人性二句只渾淪說下無有不三字是決詞蓋叫做人性決無不善叫做水性決無不一只就性之本體上論不是人人皆善之說

今夫節

揭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持擘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之過顙在山則不特東西矣此正於性惡處就出性無不善來又性本定於善則不待決知其不善則必待決也持擘者決之謂也

生之章

揭生之謂性是他立論的本意專以氣言性而不知挪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羊之性折之使無可觧須知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朱子剖析最精孟子固未暇與言也又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生之節

揭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即是性若善不善是後面人為依旧是無善無不善之說主意皆原於此然專論知覺而不論

借

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一邊
耳不知生處非性生之所以靈妙處方是性故形色天性：雖未
嘗離氣但借以顯性則可執生以當性則不可
曰節二按以生謂性便混於物孟子即可以末段辨意析之但恐
其適詞故以有形之生節喻無形之生氣又恐他說未定故再問
以寔之白羽白玉白雪連讀不以以上曰字作稱許看告子再問
然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實之異故以犬牛折之不重犬牛
無別只重犬牛之不可與人無別耳朱子論萬物之一原耶理
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蓋自大本大
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又同也人得其
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
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

得其氣之全。故于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

食色章　按此章只論義。未及論仁。析義外之說。全在長之者一句已極明白了。下二節。因告子強辯。故即所明者通之。只辨倒箇外字。至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以炙辨長。從食字生。

食色節　按知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即知覺也。甘之悅之。即運動也。告子之意。以凡出於心之所欲。不因乎外而生者。是謂仁。故曰仁內。凡事宜在外。而強或以從者。是謂義。故曰義外。二句不離食色。亦不物食色。不知單就食色工說。言性粗。言仁義亦粗。蓋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今只以心之愛言仁。德字理字都無了。義是心之

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況彼所言仁愛。又指愛敬而言。見解尤謬。

何以節　四書解何以謂仁在內而義在外。重、闢、義、外、邊。　按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故謂之外也。指義字遂。承長：。非迎。楔白：。也。長與白。告子、俱、指、人、言。

白馬節　按白馬四句。是折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為非者。蓋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謂以白喻長為非。闢其白喻長之非。即是翻其外義之非也。且謂二句言我。不必鬪義之內外。而且閉子以何者為義。知何者之為義。則其內外不待辨矣。白馬之句。下白字。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餘倣此、

吾節弟　按此節分明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仁說者。特借以我為悅。

形出以長爲悅之在外耳。大意謂不必說吾長人長。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我一概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一是弟不得我之愛。一是從不得人之長。故有內外之分。

耆秦節　按孟子亦言不必說吾長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人。然字指耆之同。炙在外。而耆之者。由心耶其。甘則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耶其。等則義之非外明矣。義既非外。則仁孟非外。仁義非外。則性固善。而食色不可爲性矣。

孟季章　按通章只重一吾字。蓋說箇在吾。則義內。說箇在人則義外。故下文因時制宜意雖重。然亦偏。到吾字上。蓋猶因時制宜亦是吾也。所謂皆由中出也。

孟季節三　按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意。然至不能答。畢竟是

認不透蓋但知敬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于吾也又鄉人伯兄之辨依然長吾長楚之說正破他一吾字季子料定公都子必先敬兄人出酌則雖先一切以搖奪之可見自家憂無主張安得講義內

公都節　吳因之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却要見得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為不可易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見所得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為不可移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義之在內明矣

季子節　蒙引季子只認得叔父與弟重以為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孟子公都子只認得敬字重則不在吾之敬施之叔父與弟也按冬日當飲湯則從而飲湯夏日當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敬叔父敬弟敬之節因時而化裁也

今曰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冝亦在物而不由我知豈知湯与水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冝可飲則飲者皆由我心也叔父与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當暫之冝可敬則敬者皆由吾心生也義可外謂在外也哉

性無善章

李表一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礼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彝德是才

張彥陵引詩提出天字即天命指性之說并性善源頭指出

性無節三

翼詁三說一言性之渾淪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

語類言性三說雖同說氣質之性然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与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

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令曰鄭〻

擬令曰鄭。公。都。子。但。要。爭。簡。的。確。根。由。非異衆論有是處。而及疑孟子也。其情其字。指人言。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證。據。光。景。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体認。故有紛紛三說。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麽來作證佐。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所共有。數。乎。性。而來。離。乎。性。於此誌性。最爲切近。而若夫鄭。又以才證性善者。蓋情善則性無不善。而亦有爲不善者。遂歸咎於才。不知此由物欲之陷溺而然。與才固無干也。此鄭只帶言。不與上節作對。才即是浩然之氣。專。指。其。自。理。而。發。者。但。此。處。不。但。指。良。能。并。兼。良。知。說。

惻隱節

擬惻隱等四心字。是已發出來的。即此作情字看。四個人皆有之。只就分數少的一邊說。仁也八句。直指情爲性。非由外鑠句。只因上面言情。而情發于外。却像在外來的。故言雖由外見。實

非由外而得。此与我有。句是一反一正之辭。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則必求。所謂知擴而充之也。不能盡其才盡字。見凡善皆所能。為。如盡惻隱之才。而至于立人達人。盡羞惡之才。而至于一介不取之類。吳因之我有才。無奈不肯求盡其才。此二句道盡下半節的大旨。

詩日節　按此節大旨。總見天下之情全出于性。天下之性同出于天。性善之說。表于孔子。則諸子百家之論不辨而明其理矣。日蒸民便見理凡無異。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言。袁川先生文云。兩形字。宙。搆之。非物之象。則不可。而有不囿於象者。即然而在。寓然貫陰陽錯之。非物之形。則不可。而有不滯於形者。隨遇而在。故講物則是一是二。分際分明。又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天不變則道亦不變。蓋有不與世而推遷者。知有為物。必有為物之則。同此生則

即物理蓋智仁即時研究隆都知此講次有六精當　呂晚村立

說主因情而見性引詩說詩俱重好是懿德句

富歲章　集註首節非天下之降才爾殊也一節是主下面同類同

嗜同聽同美明然皆自非殊意生如首節是總次二節即物類之同

以見人類之同後五節即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通章總重在

心字上

富歲節　按此不是以富歲凶歲論人性只借多賴形出多暴者之

由於陷溺其心以見心不陷溺次無不同故下歷言其同以明之

兩多字要活看講多暴且勿說出衣食不足意此意西在末句用

然字指為暴

今夫節　按麰麥美種原含生意其種之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

其熟自同不當以地同時同作三平看雖有不同指所獲之多寡

言究竟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地有肥磽三句則當作三平看工地同言同此種表之地也

故凡節　翼註　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是人類就形言而含性意　張孝陵　吾人不肯合下承當只此疑根作阻孟子曰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嘗出本來面目何處更着聖凡二相

故龍節　按　故字承上聖人同類來本欲以人身引起人心而引龍子則又以足之同引起下口耳目之同觀末節只言口耳目可見

口之節三　按　易牙先得我口句要重我與易牙同意即為先得二字張本如候四句一氣讀是反言以見其同易牙師曠是聖人影子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有寵于鄭莊公詩曰不見子都即指此

故曰節　翼註　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語醒出同字以起心之同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

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頂工夫不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此句皆要見得我自有而自悅之非悅在外者 四書脉先得句要剔一先字衆人陷溺須觸此理然見其然便屬後得聖人不為物溺未觸以先原無不然即先得也總要見得理人只先得非獨得意故理義故字須此句說性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亦同此二句當重我字蓋理義悅心在聖人同如此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謂同然也

牛山章 按通章即山木以着人心失養之害而中言其係于養末引孔子之言雖養者以見其心之宜養也

牛山節 按着一嘗字便含今有不然意郊近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日夜所息此日與夜一般至下節方重夜字息以氣化言潤以天澤言牛羊句最重末二句決言山木必美以應首一句

雖存節　按雖字前有不但山木嘗有是意着說良心須跟前定仁義氣根於理こ根于心惟主靜則理与心一故平旦之氣最清明好悪与人相近言好在仁義悪在不仁不義也幾希是悪之非幸之也旦是早間晝指通日言反覆只是昨夜所息而今日梏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梏之こ謂夜氣不足以存謂不足以存此仁義之良心耳非謂存夜氣也就其無所生息處便是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對与人相近看蓋禽獸有知無良心人無良心其所存者亦只是知覺運動耳与禽獸何以異哉

故苟節　按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言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内只處處渾說為是長不在維持之久消不在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為轉移耳

孔子節　按孟子所言心字与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是箇

極圓活的孟子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活風吹艸動便已走作故不可一息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存便入亡便出

無或章　按通章都是論心作一意看末節即洪上節之意言奕為小數而有精有不精者皆由不專心所致則王之不智信由于見之罕寒之多無可惑者矣故有國者之聽言也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

無或節　吳因之人心虛靈莫不有智惟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據王所為自有所以壅塞蔽錮之者何怪其然此章陰諷微旨正欲齊王親賢遠佞以歸于智故首句就有諫動激發之意

雖有節　按吾見亦罕全重歸咎王疏君子而親小人有萌不及說孟子見王之時方萌是言王自有本心有觸即生即放失之後而

萌芽不生蓋絶也

今夫節　按即王心亦有萌處使見非智之不若人專心者專於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如奕秋而後已此節重學奕不重誨奕

魚我章　四書脉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主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有何況身外物乎看得死生富貴關破使為切喪之資　喪之因

此論秉彝義理處以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較義理不過則良心人所固有益彰矣欲惡有甚于生死是他合下生來便有此秉彝之心欲義則甚于生惡不義則甚于死正所謂心之同然者理也義也蓋指本然欲惡說故曰本心

魚我所節　說執舍生取義不是兜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按生与義為何不得兼就處发生欲全生則害義

欲全義則捐生如何兼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吾度人心自然之
願欲必舍生而取義

生亦節三　按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秉彝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末節本心也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之處生死有何比擬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非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　翼註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是故節二　說統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賢者句帶說是見其同處不是見其異處　沈無回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傳稍落第二念便未必不受矣不受不屑之心非指定行人乞人只是雖行乞且激于義而不苟受況非行乞者乎

萬鍾節二　按萬鍾對豆羹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

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禮義則不辭而受之此必有所為矣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于生死不作性分之工不容一物看末句與字作斷句將為今為只作一人看是字指萬鍾已是止而不受此之謂是悲嘆口氣夾字妙見非無欲惡之本心特自失之耳正與前長字相應

蒙引牛山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總結實要玩危迫之際其天易露安之際其欲易昏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刻已也

仁人章

翼註此章以心存作主前兼言義仁固人心義亦根心故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

四書脉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只是一箇心

仁人節

存疑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為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以心之為心而言則心

即仁〻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亦可翼註義人路將此惻隱之心行而宜之何等坦平豈不是路外此皆荆棘坑塹非人着足之地矣

舍其路　按舍其路二句平說与首節一例故心加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昏來只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樸括須知舍其路而弗由亦有知字在内又須知此知字猶淺只如大學知所先後之知

學問節　翼註此放字是無形之放蓋天理是心之本体離了本体便自放〻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迷則千里覺則見在　湯霍林求放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此存養之學問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如此方說得工夫全　呂晚村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

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使指仁求使指學問言人為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節惟勉齋發得最詳云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充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他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連貫皆指仁言

困勉錄此章見仁義切于人之意末節亦是此意蓋學問之道所以求仁義也然謂之求仁義猶未見切于人也謂之求放心則其切於仁明矣

今有章 按此揔要人求心之意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屈於物欲而不得伸故以指之屈伸為喻而動其羞惡之心

今有節二 按非疾痛害身事言於身非有疾痛之若於事未為舉動之害也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心若人人字指聖賢之心之不屈於物欲者言指不若人四句

要得怵惕口氣

拱把章　張彥陵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爲愛者然往往置身于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而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爲愛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甘置其身于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　直解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知萌蘖伐于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梏于旦晝之攻取　按養身即是養心不必到所以二字方見得是養心所以二字乃是愛身之工夫耳

人之章　吳因之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大人小人此對正見所以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鑒戒蓋申說養小之爲小人而益見當審輕重于己也

人之節　按人之于身五句是概論人情愛以心言養以事言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必外身而他求哉己身之中輕重自別只就自己身上反看一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照然於己取之是示以稽考不跬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蓋此是明其考之之法不是明其考之之易

体有節　按過至第二節當云何以見人當取之于己以考其善不善耶蓋体之在人非皆貴而可養也有貴亦有賤非皆大而可養也有大亦有小分稱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權無可不統為大各分一官為小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二句於為小人見養之不善于為大人見養之善

今有節二　按賤場師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一指看背乃就小体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

寔話

飲食節二　按飲食之人不定是就口腹之欲如飢渴爲心害受萬鍾而失本心皆是末節設言若使養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養而取賤耶不但爲尺寸之膚只明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者之必失大耳

均是章　按此章以從其大體爲大人句作綱着一思字亦是此章大關鍵先立乎大四字是下手工夫前均是人也言宜其成就同也後均是人也言宜其趨向同也從与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均是節二　按爲大人爲小人爲字作謂字看不着力自耳目至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爲心閑閑說不着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亦不是人去用力思乃是耳目與心大小之本体原如此故与引

相連蓋為奸聲亂色所遮蔽使從他去矣交与引亦相連交者耳目為主而聲色為客無來而不迎引者聲色為君而耳目為臣無呼而不出此字總須上心与耳目來要見天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為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謂之先立是于聲色未交之先先有主張不是矜持把捉只是自強不息立字內有靜時存養動時省察工夫能立靜而達如其無事之天而思其所不思動而各安其所止之則而思其所當思凡非礼之聲色無由奪之而能盡乎此心之量所謂致中和者此矣其心為致中致和之心其人為能位能育之人矣非大人而何

天爵章

說統此章借一爵字分別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為天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点醒世人語此正從正學術維世道勘出孟夫子立言儆世本心方見其大

天爵節　翼註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即仁義之有是處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故曰自然之貴

古之節二　困勉錄人爵從之下當補云惟其若是是以爵既得而其脩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永享勿失矣方與下節對　呂晚村古人始終只脩天爵從字輕今人始終只要人爵脩字輕即其脩亦非古人之脩也為爵要人爵而脩便已不樂安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伏于此

欲貴章　按此因人多求在人之貴故以弗思二字喚醒之次節言人貴不足貴末節言良貴真足貴兩所以字正要人思

欲貴節二　按欲貴本指下人之所貴說不曰己之貴而曰貴於己惟其於己所以可貴對下人字看此正是良處弗思非慨人不思正

喚人去思全要得警醒人的意思人之所貴与下人之膏梁人之文繡而人字供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既醉節　按此節正言良貴之可貴不主得良貴者言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紛華亦非奪心不必膏梁文繡亦不必不膏梁文繡孔之曲肱顔之袗衣同一不顧而已仁義本德字説来聞譽又本仁義説来

仁之章　按此為有志于仁而未力者言仁不仁只指一心理欲説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諉之詞自諉意當在亦終必亡句内玩註自見

仁之節　按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末句是言其反有害此句要説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帰到他名下無非罪之也亦終

必亡即指今之為仁者說姚承菴人心只有一箇仁人若全体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了說仁勝不仁就理欲爭勝處言

亦終節　直解遇至第二節云非但有害于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為之不力將并其幾希之仁寖消寖微而終至于亡矣此說最明

五穀章　按通章只重末句仁是理之最先者五穀是種之最正者孟子以此為喻正欲學者先辨種而後論熟也仁到熟處固已德性堅凝天机暢遂然着一之字就有工夫在有耘耨之功克復是也有栽培之功存養是也然用此夫可不可間斷不可急遽不可怠緩不可助長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意不重　困勉録苟為不熟一日至焉一月至焉或原之不逆用而有扞格之勞或居之不如處之而有轉退之路

羿之章　按此章見教學相成之妙四必字最重只就射匠上說正

意在起東補此。教學並重。

羿之節二　輔氏射者志于彀。而其積力。知則善中。知工者守乎規矩。而其積力知。則能巧知。學者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然則吾道之彀与規矩。惟致知力行是知。

任人章　翼註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屈于変而礼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変所能敵即変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縦一時非輕而終不重于礼、誠萬世為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闢任人直欲以嚴理欲之防也　呂晩村礼本天來情本心来礼未嘗不合于人情然必合于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経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礼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

理可悖此聖道与異端分界源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

任人節四　翼註首節禮重須要見礼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于貪饕次節礼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于淫佚不親迎是貪不能具禮　又於答是也何有孟子意中早有往應之曰一節在了

不揣節三　按此三節先為屋廬子開明一番不揣節順任人之意而喻之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金重節反任人之意而喻之言不可偏較而節應乎說取食之重者節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奚翅見食色之礼直是可廢不但有輕重已也

往應節　按孟子借紾兄臂破他飢而死之說借摟處子破他不得妻之說是在変時言方得令任人心服　蔡氏以為軀命重于綿節乃又有重于軀命者以為人倫重于儀文乃又有重于人倫者使天下凜凜自持至于不可紾不可摟者此礼之重焉何如也

曾交章　按通章重亦爲之而已矣句孝弟正爲的下手工夫末節

而求字正從爲字來

曾交節三　按交有諸一問是問堯舜可爲与否不是問有此言否也

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真哭可以爲意如何則可不是問爲之法只

是愁不勝意不勝与舉總在一人身上言力不全科如何人人能

爲獲此意只要破其形体之拘言言要其人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烏

獲不必形体似烏獲也

徐行節　賚合註此是約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爲意不可云道由堯

舜而推亦不可說到功業上須將堯舜二字畧斷言堯舜雖至聖

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矣　按孝弟是仁之實弟是義之實仁義皆

吾性中所有堯舜亦不過盡得性之分量故曰而已矣

子服節　按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于孝弟之良心便是故服堯之

服三句全要在原頭上看原頭合則件件合原頭差則件件差原頭者孝弟是也

交得節二 按說得見鄂君有挾貴意說假館又有求安意玩註中性分之內萬理畢具二句見本文道字應承孝弟開說大路喻共知非喻共由故只是現全明白意歸字對上留字有餘師謂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只在隨處發見上見

小弁章 張彥陵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 呂晚村只論詩不論人只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只有一怨字此論理也小弁之可聽正在怨此論詩也平王非能怨之人其傳亦未嘗導以處怨之事此又當別論

小弁節三 按小人村仁人孝子都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執

一不通曰圍越人与其兄所射總屬有人于此之人而已字作旁
觀看道之是理諭勞禁以止其射也仁是一事之人非全体之仁
何以一節非疑凱風之不怨正見小弁之不當怨也
過小節二一擲凱風之怨在一怨害小弁之怨在天下故下以當怨不當
怨發明仁孝之苦心磯是借字水之行處有石水行不知遂激而
怨本文不可磯只說得一半意故註補曰言微激之而遂怨也不
可猶云不容謂水不容磯也末引舜之慕只借來作怨字証伽慕
即在怨中只見怨之不妨于慕耳非謂舜之怨已慕親同於小弁
之怨已而亦怨親也

宋牼章　按世主連兵結禍其初只起于計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
利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利興兵矣孟子雖抹倒他利字究竟亦
未尝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利害孟子則就仁義論利

害王伯之辨所爭在此故通章只重仁義二字

宋牼節三　按宋牼亦是有志用世者与平常遊說不同故問其何之搆兵只言相侵伐且漫說兵連禍結恐使下不利意秦楚不平以楚作主當時併呑者秦可以敵秦者楚二王之遇亦言非楚必秦耳勿倒說遇以言聽計從說

軻也節　說統志大謂其志在安民与從人之志在為楚衛人之志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末何必曰利結上王与亡兩條

先生節二　按師即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字根悅字來最重是以心術言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大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〻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懷仁義

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

居鄒章　張彥陵首節為相慶守四字及居鄒平陸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

居鄒二節　按兩不報雖同而所以不報之意則不同但未可道破見即是報不見即是不報連得間矣喜其有隙可問耳謂此中必有箇義理不可認做作破綻為相之間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詞以相探耳不是以俗心窺其師也

書曰二節　按儀是禮意即下志字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云我不享之也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也又是孟子解書不役志意須深一步說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享者名耳實則不成享也上句重志字此句重成字

屋廬節　按二句亦是道出自家的解悟來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

及他國二意儲于得之平陸有為相及境内二意
名實章　按首節名實二字便是戰國人氣習全以功名為重下文
云無益于人國又云有諸内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然恐所致疑
者迹孟子所自信者理与心故通章以心理迹為眼目以用不用
為關犍而以仁字為骨子賢字亦在仁字中討出不並重
名節節、說統名實即功名二字名生于實者也先後作綫總解為
人自為恐難並言意重為人邊、　參存淺說意出處各成其事方是
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而又去之既不成出又不成處只便不得
為仁、在出處上說下仁字照註就無私心而當理言上仁字淺
下仁字深
居下節　按上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截此節辯仁者正如此不必
先後一截道字輕當迹字看趋則其去就之心也　困勉錄君子

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與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来言以三聖而不必同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其盡同也

曾繆節　四書脉若是乎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正暗寓譏孟子意

按既始以名實未加責之猶寛此云雖不去亦無益語意漸漸較緊来

虞不節　按節意用不用上見虞一伯佐且有關興亡如此況不為虞者乎下句下當找云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于削者則以用賢之未專也

昔者節　四書脉引王豹諸人則以為賢者在人國即不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識賢然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　按变国俗以國人化之皆篤于夫婦言似勝註内以祀負言外以功業言是故句

暗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寔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

孔子節　四書脉此節亦重爲魯不用工不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託膰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已去齊以王不用非鄙所能識其仁也　按從而祭當女樂時隨後即有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從祭也冕非行旅之服不脫冕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寔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也乃孔子二句言燔肉不至便行似無含蓄其意欲人咎其以細故去國則在孔子不免有微罪也但細故亦是故非全無可去之故而苟焉以去也故又曰不欲以無故而苟去二句只作一意看

五伯章　按通章以王字立案五伯已無王然猶知假焉尊王之擧今諸侯則求其假尊王而不得今大夫甚且導諸侯以僭王犯而

今字重責今諸侯大夫而責大夫意尤重

五伯節　張彦陵曰王道衰伯圖盛故誅王伯則以為功之首誅今世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誅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謀而以爲忠世皆誦其功不知寔所以成其罪〻在熙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

天子節　按此節總見賞罰征伐之柄皆出自天子諸侯不敢自專光景而緊接是故五句以立五伯罪案五伯之違王法不止摟伐一事蓋舉重以該輕也　又說天子慶賞便可想諸侯之職了故下文不論述職如何单以朝不朝言之是故二句總承重天子上五伯不奉天子命亦自知不可故合諸侯之勢并諸侯之功以為事出於公此正假仁義處実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寔壞其法故曰王之罪人

桓公節　按初命是齊家之事次命是貴德之事三命是施恵之事

四命是馭臣之事。五命是境外之事。五禁俱天子戒諸侯之詞。桓特申明之耳。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諸侯二字不連下。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以位言。育以祿言。總是彰有德事。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寓。庶人至此為旅。取士必得是未仕者。士無世官是已仕者。曲防兼水旱言。國利在有水。則壅之使不出。激之使來。而不惜鄰之旱。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出。而不惜鄰之溢。通節總是薄責桓公以私惠。而厚責諸侯以犯禁。重罪今之諸侯上。

呂晚村若云五伯桓公為強。則抹却桓公之功。若云五伯桓公為賢。則掩了桓公的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皆在其中。蓋孟子述葵丘一會。只取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重贊其取信諸侯。

張君節 張房陵惡即指犯五禁言長惡豈是小罪所以甚逆惡之

罪也　吳省菴通節要見傷時意五伯者律之三王則有罪比之今時則有功今之諸侯皆犯五伯之禁而大夫又甚其君之過故王降而伯、降而今須偏重大夫身上

慎子章　按中間雖只申明違制發明然且不可一句意然開口便說殃民又傍繳到殺人可見違制殃民二意並重

慎于節四　翼註教民註只言禮義者以兵法之教固戰國時所同有也焦猗園天下事論利害又要論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見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見齊不可伐不可之故下文始發明之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

吾明節　按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志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上宗廟典籍典常法也籍册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藏之方册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

周公節　呂晚村儉非嗇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胥長沙衆建少力之說非王道也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只合如此方是見本之言

今魯節　焦將園齊魯之地俱非始封之舊而田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未暇論齊耳云以一人擅五國之封以諸侯當天子之半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未有之南陽尖無可益重損遏

徒取節　存疑自晉明告子至仁者不爲耐不可意方盡殺人句只帶上殃民意說仁者循天理故不爲苟取俱在遏制上論不可云此節只應上殃民

君子節　翼註前八節是論魯事此節是訊慎子　按困勉錄云殃民踰制以事言則皆非道以心言則皆非仁則以不殃民爲仁以

不踰制為道非　矣然當道志仁註中分明兩項却合併說不得齊合註云委曲引導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正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惟不見之行事亦非其心之所存此之謂當道志仁而引君之心始畢南陽之從道耶仁耶此將道與仁分說而以不殃民不踰制兩意兼說在道字仁字中尤穩

今之章　按此章雖罪人臣正為人主信賊為良自取敗亡之禍故以末節徵之

今之節二　按盡地力則有財故辟與充一串事合與國可决勝故約與戰一串事道與仁俱就愛民上說而求字屬臣正賊臣千計百較為國家之禍者　四書脉要看民字國家富強都從民起民生一戕要富強何用

由今節　按由字變家字俱指君說道與俗俱以富強言朝廷倡之則

爲道草野效之則成俗

白圭章　按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第二節言子之道唯務可行第三節借闗之一事以明中國則不可行失務節言務之所以可行申明第二節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申明第三節意

吾欲節二　因勉録主意只是欲傚以足用註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等語帶説不重　因之本論税法便説到華夷界限此處閞係乾坤混沌民物腥羶裂冠在衽直令閱者心怖膽慄不敢置喙

萬室節　四書脉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一罷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夫貉節　説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多取　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饔飧既無諸侯

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饔飧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節　按今居中國要見五穀皆生意去人倫朱子添訓無君臣者以祭祀交際皆有君臣且于人倫相屬也　徐儆絃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

陶以節　四書脉前一人陶对執法言此陶以寡对君子言

欲軽節　齊合註論軽賦帯桀言者借重以明軽也人知重税之為桀道而不知軽税之為貉道其失均也　按矯重為軽勢必因軽復重此是餘意只帯説

丹之章　按圭以愈禹自負全在饔堤激水是從逆而不從順也逆之使足為害故末一節特為拈出重一道字　又子過矣二節見得他不智後一節見得他不仁而不仁皆由于不智

丹之節二　浅説于過矣只作子之言過矣説　按只説水之道亦使

見是順水之性然註中下一順字尤明

是故節二　家訓惟治水以道故禹以四海爲受水之處惟治水不以道故丹以隣爲受水之處惟以四海爲壑故水以順行而由地中流當日洪水之害悉除而萬世仰其仁惟以隣國爲壑則水以逆行而洚洞無涯當日洪水之害復見而仁人重其悪不重仁人用悪只重洪水害人

君子章　家訓君子定是能亮亮說不亮悪乎執者是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　倪滄柱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諒字單就小信言此處兼有貞字意知明守定所以能亮即能執也　又亮主心言是平時素定工夫執主事言是臨時決斷工夫惟心信於理則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如實意定力致心正學不拔之操不回之念發亮字方精確

魯欲章　按此章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前六節只重其為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為政以此其許正子優于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一節下只反言以決之輕看

魯欲節六　四書脉為政是舉國以聽故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　實合註強者于政能措當有知慮者於政能圖謀多聞識者于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否者言非其所長也　按好善全要在虛受之量上說即休休有容意善字廣不止強識多聞優字本好字者出言其心量之併包宇宙即好即優也且渾說優字與足字不同足者僅足優則有餘裕矣　仇滄柱好善則羣策群力皆為我用以此強識多聞不必自已出而治天下有餘也

夫苟節　張彥陵好善之心虛心順理善不必出于己人有善亦不
、疑其勝己未得則樂求既得則樂用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
按此正優于天下處夫苟〻字不可忽言好善之心極其真懇而
毫無滿假也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〻在廣內

不好節　按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訑〻句是旁人口裏說不
好善的人如此予字指不好善之人說予既已知之有見於聲音
者有見于顏面者訑〻揔形容予既已知之〻貌切以顏色貽訑
訑以聲音貽予既已知之謂是間賢意諂是媚上意面諛是順旨
意之意

古之章　按陳子考仕于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
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
而概去揔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　又大抵就以此意者則去必

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狥人也

古之節　四書家訓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輙去惟欲重道又不肯以道狥人苟可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揔是抱一道為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

迎之節　按迎是迎接致敬以心言有礼以文言兩言字皆君子之言勿以首言字作君子許他説將行其言句極重言行道亦行也

其次節　按未行非不行也就之亦兾其或行也良是少聞其初意

蒙引上行其言即是行道末節言字是因事納忠之言可受處全在悔過上　困匑錄免死而已矣翼註以此句作去者不是去意自在言外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

舜發章　吳因之通章不重天心　仁愛聖賢全重困之所以成之工以見困窮非不幸全上智下愚皆有所儆省

舜發節　按此節要發未發未舉時冷落不堪光景見困之能亨人發者奮自己舉者拔自人　人物考膠鬲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及武王伐紂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現此則其始末自明

故天節　按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于困窮之故必先字及所以字俱跟天說大任兼君相言為是經營運用行是據現成行去心是仁義禮智之心性是声色臭味之性動心忍性是成德增益不能是達才又一說云動与忍俱是所以增益其不能此亦可從　羅念菴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然于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為聖賢由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不可不自察也

人恒節　按此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寔也全要在中人身上形容盖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雖有過而不能改心興慮属已困衡是過覺於已作則謹乎日之所不能謹聲与色属人徵發是過彰于人喻則覺乎日之所不能覺作属行喻属知困衡徵發正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

入則節　按出入只作內外看法家是大臣拂士是諍臣敵國是與我相爭敵者外患如楚有巫臣在晋子胥在吳之類作四項看真字指人君言

然後節　按然後知三字是就上文以明立言之旨生死二字只作成敗看憂患安樂指心不指境憂患未必便生、其有憂患之心安樂未必便死、其有安樂之心全要得徹悟人意

教亦章　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体君子不
教之教方有進益處　按不屑之教誨只是不屑教之也以不屑
為教意尚在末句首句虛言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
術字從心来有箇經畫區處在內不屑教尚是教誨非多術而何

盡心章 揔天下之理○具於心○根于性○而實出於天○其理原無二致○是故盡心必始于知性○能知性即所以知天○豈徒知之而已○存養所以自脩能自脩即所以事天○然智以知之○已有貫通之功而知必要於至精○仁以行之○已有体驗之實○而行必要於無間○只把這箇工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學至立命○則付畀之重○初無毫發之虧○學所為以人合天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着力徹始徹終○無少休息○

盡心節、揔何謂盡心○朱子云盡心就見處說○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寡○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總括來○便曉得○是為盡

也何謂知性蓋陰陽之氣衆乎氣機一中之理散於群動反現爲而有以得其大原博究焉而有以得其會通者是也何謂知天謂其於天命之粹精超于形氣之表者無不契於天道之流行貫乎品類之繁者無不徹也而盡心必由於知性何也震川文云析之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二語最可參知性即所以知天何也離性無知天非渺不可求即在我之皆備有以通乎生物之始本文盡心知性俱屬現成說即云知性前有積累工夫亦屬推原至不惑知命論語載然分曉而此處則併言之蓋分言則知性者知其理之所當然知天者知其理之所以然是截然兩樣次條合言則當理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故一知則無不知然知天即在知性中而盡心却在知天後故未須找轉盡心

存心節　撥過至次節當云心非徒盡而性非徒知也盡心知性是

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樣工夫。存養俱兼動靜言。靜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靜時寂養。動時順養。是謂養性。能存養。而于其心之既盡者。又謹其出入。謹其出。斯存于內而敬以奉天矣。于其性之既知者。又隨在順而無害。防其害。斯養之直而義以合天矣。故晚村云、所以二字。是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推原語。

殀壽節　按此承上兩節而進一步說。身即心也。性與命即天也。命字不指殀壽言。立字須帶殀壽不能奪意來。至於不貳俟命。則知之必精。行之不衡。天付我以心性。而我有以完全其天之所付。而云無忝所生者是也。震川云、妙道流行。而心與之一。神易在我。而身與之俱。此最透得命得字源頭。

莫非節　魯合註、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為主。與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相發明。即所謂立命也。故曰發

末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

莫非節　國魁錄　莫非命也。泛指吉凶禍福言。則正命與非正命皆在內。故朱子小註謂此一句是活絡語。最是。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力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不重順受。只重正字。正字含下盡道意。順受是不怨不尤意。

是故節　按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者。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者。巖牆不立。震川云。非苟欲生也。誠以人事既得而後。所倖者可委之命。若臨不測。以取覆壓。非所以安命也。舉一而餘者可推。

盡其節二　震川云。人道已盡。而惟命不常。是天也。非人也。其為正命可知。天命未絕。而自速其亡。是人也。非天也。其非正命可知。

求則章　按天下事有當為。有不必為。當為而不為。是自失也。不必

爲而謝。是自瘦也。揔深著我之當知，而外之不必求也。

求則節而　擱求使得，合方知。可見求在我者，當其未知，偶忘之恥取之。於己者原無窮也。是求則未有無益者也。既已有益，何憚而不求。則有箇義理以爲謝。縱求得之，亦有命在，未可必得。是求之与得不相節，既已無益，何爲而不止。

萬物章　擱皆備者，性中所具之生理也。生理是仁，寔有此生理便是誠。反身而誠，則寔有此生理。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而仁矣。其或氣拘物蔽，如有一分殘忍心，使不誠。由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物，一膜之外，更推不去。推之須用恕。而恕在行上見。行恕將以吾心之不平者而逆以矯之，使之悉出于平。此最難事。故須用強。能強而行，則仁自此近。由近而純乎仁，即全乎誠。又何患萬物之不備乎。故困勉録云，此章依總註不當以仁字貫物，當以首句爲

知其意。謂誠身而樂。我強恕行仁。總求無負於我之本然而止。

萬物節　按此物字指有物有則之物。言我指人身。言人有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無一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皆在物。物莫非理。

反身節　按此節是舉功之已成者言。見得道理本備于吾身。撿点自家身上。無一毫不實。則仰不愧。俯不怍。是何等快活。非以行之不待勉強而樂也。謂不待勉強。即是對下強恕強字言。故此句是誠字內意。

強恕節　按此節就用功言。從上未有誠轉下。是原不曾恕的。恕正是用力處。而恕之用功。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不以素所期人之事。至己而倒其施。不以素所不昧之情。欲出而難其施。如是以行。雖未能廓然而大公。然私由是而漸克。雖不

能與理為一。然理由是而可從。其于仁不亦近乎。能仁則萬物之皆備者渾全於我。而理無欠缺。是亦可以誠身而樂矣。學者可不由恕以求仁。無失皆備之体哉。此兩節總是責成于人意。

行之章　按此章是欲人之由道者如着察功夫也。暂涉曰行。久玩曰習。著是曉得大槩。察是洞悉全体。末句總和言不着不察是人都向外面做工夫。不曾向心工体會。所以至于終身不知也。夫豈道之難知哉。

人不章　陸象山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与我者也。而或至于顛迷于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恥者莫此為甚。不知乎此。則其恥心將有移而動用之物欲之間者矣。其用恥也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按人字着重看

耻之章　按開口便說恥之于人大矣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天下惟用巧者最可耻而用巧者却無所用恥〻心一喪豈復有人理哉章内三人字宜玩一巧字最重蓋此章行為儀秦輩發也

恥之節　輔氏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于禽獸譚之使人凜〻

為機節　按机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机變是巧大病在為字無所用三字下得妙人一去足机變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為天理人情之所宜然即有恥心亦無處用得也着

不恥節　吴因之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之日他做歹事恬然不以為恥越發要去做了凡敗名喪節皆將不顧而肎為之只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〻都出人後

古之章　按在上者忘其勢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

惟義是從此為而得其道畢竟兩平看為是致敬以內言盡礼以外言曰致曰敬盡不但有挾心者不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且盡猶不亟見

句踐章　按至戰國遊說之士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實可待極卑賤孟子以囂囂語句踐正是義利王伯之辯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囂囂以上無往而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

句踐節二　按好遊不能無欲囂囂全從無欲得来二字正点破他病處有所欣則心累于富貴有所戚則心慕乎富貴均不得為囂囂囂囂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于知不知時始有也

何如節　按斯可以之問見囂囂之不易則可以之答見囂囂不難德義本一物由賦畀而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處

曰義德與義有体用之以尊榮是平日用功處德本可尊吾一心尊之則天下之至尊在我不必顯榮而後尊義本可樂吾一心樂之則天下之真樂在我不必顯榮而後樂豈不可以囂囂 家訓說到可以囂囂遊說之道已盡下文本尊樂囂囂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此涉世窮達咸宜而時之知不知不足言

故士節 翼註義與道非二道之守于己曰義義之推于人曰道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而無變塞非貧賤富貴所能易也 賽合註此條註中寔字重見于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是詳言其寔也精別

窮不節 家訓士之所以為己者義窮不失義即不失己了故曰得己有自得其得之意民所仰望于士者道達不離道即不失民望乃有與民共由之意

古之節　按古之人即尊德樂義之士也志是行道之志澤曰道出而注於彼故曰加脩身而曰見于世者即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意窮則独善獨時善不曾減達則兼善兼時善不曾增二則字有旋隨時旋轉意任其窮達変遷境界而吾非獨善即兼善無所不可也此二句只申明上二句

待文節　按徐自溟云凡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由此説良是但細玩語意孟子有直任見知意在　又性善者興之有情善者興之机人豈不能興特有待耳豈不欲興待文王而後興耳然文王不世出即有如文王其人而權不若文王無壽考作人之類天下不知其即為文王也將終無一人之興已乎抑尚有待乎然則其有待而興也直不欲興不能興之凡民耳若豪杰之士並望

人而興則仁義道德之旨聖人先得此心此理之同者人之所疑
我篤信焉則狂与狷俱可為夾輔之資代聖人而興則詩書礼楽
傳于今是像吾性吾命之故者人之所謝我力任焉則見与聞俱
可作後學之倡以上採録楊作其見地特高

附之章　按此為溺情富貴者發附益也亦寄也富貴原是外物故
謂之附歆然非艶視富貴習自視二字謂其不從韓魏起見也特貞
是無加損地步過人遠在識上見得我本無物〻本無加于我謂
其于物我上見得分明也然亦必兼定識定力言方完　翼註此
富貴亦是道所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歆然矣　張
氏過人遠不是就此而止是言内重外軽可与進道耳

以佚節　按道即此心之天理全在愛民之實心上省出註不得已
三字盡之事雖出于勞与殺而心則主乎佚与生則民雖被勞被

殺而何怨

伯者章　困勉錄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知爲之者只是言王民之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須知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而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中朱子云自王者之民至末皆說王者功用甚明

伯者節　按王民皞皞久道也故曰必世而後仁若初政則雖王者不能使其民無驩虞之意商師弔民而天下大悅周反商政而天下大悅及其久也則相忘而仁矣　翼註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

殺之節　翼註此正其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者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

君子節　按所過者化一段只就不怨不庸者贊王道之大如此所

過者化言聖人政教所經過即人無不化如遠罪蒙利遷善是也此黎民於變之意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化是人化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此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也有是心便有是政恭默於廟堂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賽合註說神字最徹二句總見化神之速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一片并無對待之迹了小補如衣服有破綻從而補之故謂小補若是重製一件則不得謂之小補矣通節要說得与皞〻相関莫脫了忘字意

仁言章　按善政善教原是仁言仁声之實事此論理固然但此章口氣只宜並舉開說不得牽纏其弟釋以政教而不釋言聲者以言聲不待釋也

仁言節　蒙引仁言發于己而未必然仁聲傳于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于一時仁聲著于平素此一句就指入人上說

善政節　翼註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亦説壞不得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本也禁令政之行也道德教之本也齊礼教之具也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

民畏節　按善政善教俱兼教養但善教以巽入耳畏字不可説嚴刑峻法使民凜凜恐懼只是遵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忽意子産之火烈是善政民畏也愛是感于其政而愛戴不忘得心是化于其教而回心向道得民財只是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亦無不足非由橫征暴歛得之也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不學章　按此章是欲人察識其良心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蓋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不可泥性情之説作推本于

仁義說

不學節　困勉錄學慮不可無此是論義理如此若論此章語氣則與性善諸章一例仍宜着眼在不學不慮上　顧涇陽孟子以不學而能爲良能不慮而知爲良知吾以爲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處異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之所得而歧也　按良知良能俱在用工說学是修習慮是思慮

孩提節　按兩良字只在無不二字上看出且照達之天下意愛親只是眷戀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退隨而不忍慢意須淺看其單承知字者以愛親敬長内已有良能也

親親節　按親親敬長須緊跟孩提稍長説達之天下即處處是愛敬也　困勉錄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全然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　按親親二句是

直指愛敬為仁義達之天下正應上面無不字此正見人決不可失其良心也

舜之章　按居深山說得虛活孟子特偶借深山一事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与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重所居之陋意註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在上半節已含得而必至下半節方露与不違如愚章同例　困勉錄要見舜与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与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于萬世　湖南講上半截處處說簡無異于深山之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

無為章　按此是對既知者言与誠意章同但亦不可粘泥意上蓋正心脩身亦是無為無欲內事也無為在躬行上見治無欲就發

念擴充治擴充工夫即在此二句內要見無為所不為則所為者皆所當為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德慧章　按此章是增益其所不能意而集註南軒兼引動心忍性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動心忍性意在言外

德慧節　按在心之理謂德以理燭事是德之慧處事之方謂術因事察理是術之智不是小慧私智可比德慧術智原人所自有但不磨練則不出耳疢疾是人之有疾常需在身不去者

獨孤節　按疢疾非一端孤臣孽子情義隔于君親勢分制于近嫡欲効其悃款而類于要將安于義命而近於怨故其心常恐懼不敢自安而又非徒恐懼已也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故操心只是恐懼意慮患只有備省意不必分先事臨事　悅村此節專在事理上說事理皆自心出孤孽處萬難之地不得不將

此心逼拶聚會起來真要照顧得到其揆度事理每在數層之後
故于人情世故無不通達

有事章　按此歎臣人者以容悅為戒而由忠以進於大由大以進
于化總要人取法乎上之意

有事節　翼註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　徐自濱容悅之徒不
可列于臣數只可謂事君人耳如隸役等類　按容悅二字而開
説容見使君容我悅是使君悅我為是專務意

有安節　張彥陵此悅字借上悅字來形容忠臣殉國之念見得以
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　呂晚村安社稷
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從憂勤惕厲斟酌盡瘁不見社稷安
處見其以此為悅

有天節　因勉錄天民而以未得為大人者存疑謂孔子委吏乘田

可為而天民必可行天下而後出輔氏謂終有任的意思在二説不同可兼用　晩村謂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若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

有大節　按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應兼君民講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亂化自我撥回而字中有無心成化神速不測二意天民是未出者大人是已出者

三楽章　按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真樂。原与勢分毫無干涉。王天下是名世。不是王者一楽天倫。二楽成身。三楽傳道。要把可楽意冥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王楽節　尤西川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正君子所楽。但不在此三楽之中耳。故曰不与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父母節　劉氏　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閱到君子身上，才見可樂。　馬世俊　父母之慶，堅非人子所敢言也。故明發之慕，僅祝其存。兄弟之友于，則吾身所自感也。故敬恭之私，所原其故。

仰不節　江月林　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于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于人無怍。即大學所謂自慊是也。　馬世俊　對天而以人之道自處，雖三才可並，不能無仰俯之處。對人而以天之道自予，雖萬類可同，不能辭俯仰之責。

得天節　拔英才，以姿質言，不兼學加。　馬世俊　天下有英才，不可遽見於天下，有以教之而後成。天下有英才，不可散寄於天下，有以育之而後聚。　又末節須將上三節相形說，與首節虛念不同。

廣土章　吳因之　此爲不得行道而發，不是爲推明所性而發言道

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行与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融其固至使了。豈足為欣戚。此亦吾何為不豫之意。但彼以道不終窮說。此以所性至足言。

廣土節二 按廣土衆民。是澤及一國。定四海之民。是澤及天下。都是性分內事。故君子欲之樂之。欲字狭而淺。樂字廣而深。中天下而立。要見不偏安於一隅意。定四海之民。与上廣衆字对。只是帰其統御意。註無一夫不被其澤意。自在言外。

大行節 賽合註 此論性体本無加損。非是君子之性不加損也。翼註 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之有光耳。光雖炤一室。燈体不加。雖藏于櫝中。燈体不損。

仁義節 賽合註 此与上節非有両意。上只指其發。此特言其上之蘊耳。呂晩村 心是虛靈。性是實理。仁義礼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靈。

即具是四德之理。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具足。然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為培植此理于心耳。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說。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見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

按根心須照所定說。惟合下便分得來。故四處德便含在這裏。觸之而生意滋、欲流。故曰生色。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是所性之英華發外。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粹字盎字。不當着在面字背字上論。須把德之生意寫于形者講。註中蘊字作寔字者。非蘊識之蘊也。

伯夷章 按此章專重養老。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不同。首節述二老之歸以勉人。次節述文王治岐之政。正為下節張本。末節是詳言其養者。不待家賜人益。以見養之善也。

伯夷節　揔束峙是就其養也。二老稱仁以其以天下得失為念。非止為一身計也。末二句推開对當時諸侯説。

五畝節　按此似与養老無與。必先着此一節者。正為下制其田里三句伏根。樹墻下以桑。專重文王。謂言文王因墻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蚕之用。五母雞二句。亦重在文王上。

所謂節　按此即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全要靠着非家賜人益意發揮。方合本旨。蓋此節是言其别于小恵耳。非言其政之易行。田里樹畜要予民之所有。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人益者正在此。見得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起文王之民之無失所。極輕。末句謂字打轉節首謂字。此字指制田里四句。

易其章　翼註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言是足民即以仁民耳。

晚村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論舉全也。此章所論舉重也。下仁字只當有恆心三字。三節只一意。

易其節　按田疇荒蕪則難易。常耕耘則易治。故以治為功。易詩歛只是什一。非再賦也。

食之節　按食以時重在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此是工之人教民如此。然亦工自能節儉。方能教民節儉。

（非時者）

民非節　翼註至足矣、字作故也二字看。下當接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之未足耳。如此方起得下文。晚村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效。如水火之求無弗與即是仁。、字不得深看。

孔子章　按此極形孔子之道。見學聖者眼界欲空。脚跟欲實。首節見道大而聖人能盡。次節教人於本處尋求。末節見學者當循序

而進。三節一串說下。

孔子節　按通節不是實著其大。乃是形容其大也。上二句就本身所處而上見其大。下二句就人身所見上言其大。但玩本章文。故字。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之見之者自然不雨乎。須將言字撞高。則合到聖言。難為言乃見其大。

觀水節　按瀾非本。其瀾之來處是本。明即本。照及于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者。言有一隙可容其光。光亦必照也。淺說人從見其道之大。不知其所以大者。蓋有本也。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

流水節　翼註志于道、、即大而有本之聖道也。志字亦不可忽。末句成章二字。是就其所造地位。成一段精彩。其本猶未极。而大猶未完也。譬如由賜成其為由賜。冉閔成其為冉閔。皆可言成章。以

必如孔子方可言大雖曰本猶未極而可以漸極雖曰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此與中庸致曲而形著明意正相似水之盈科滿一坎進一坎亦是如此故達字不可死煞說達於聖道如善信美大聖神六箇階級善成其爲善方達於信信成其爲信方達于美此皆可言達也若說漸達於聖道便不妙

鷄鳴章 吳因之天下道理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蹠兩途而相去之遠所爭只在毫末 按分別聖狂之界總要人慎所爲意

鷄鳴節二 按鷄鳴而起指未與物接時言已含日夕不舍意爲只是念頭所發善字說得廣善心即聖心利字說得細利心即盗心

欲知節 家訓無他非不在他事也言不在利与善究竟處分而在利与善間處分也 翼註分字正應間字分兩路分開也間者兩

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最懇切。作文當体此意

人心本有善無利。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于心。而兩持未決。方謂之間。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據善端初起。微別于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介於善與利之間

按此間原是中間之間。但不可泥為善利未決之時也。

楊子章

総説 孟子之闢楊墨屢矣。此獨兼言子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

楊子節兩

按爲我兼愛。及不爲爲之。俱是孟子斷之如此。言楊墨一主爲我。一主兼愛。使不復及人。不復顧己。正說他執一處。要与猶執一也相關

又楊子以人人自好。則天下治。墨子以人人不自私。則天下治。似亦有見。但其見偏執耳。兼愛非博愛。合親与踈一

樣用變也

子莫節　按近之謂近似於道也不作猶賢於楊墨說　因列錄此
章權字與論語未可與權權字稍異與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
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仕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都對
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知　附時文王作中非可以效迹求也吾
人身世之間與時偕極而循事勢以予之相御則中為變化之裁
而非疑滯之物執非可以成心據也聖賢緩急之故易地皆然而
因運會以身與之相協則執為移推之用而非意必之私

所惡節　按執一兼楊墨子莫言賊道字是中而合權之道註道之
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未
可於道外求中、外求權也

飢者章　吳因之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害處蓋人心之初

本是湛然無物。澄然不累。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仍舊是太虛清空。此是一聖賢無欲之心。心聖賢之心。宜不爲聖賢之人。故曰不及人不爲憂。蓋通章總是論心。

飢者節　翼註飲食之正。只淺淺說。如不以不甘者爲甘。即正也。人心亦皆有害。照註作貧賤爲是。但雖未貧賤。而寔重貪富貴意。註云于富貴不勝操而失其正理。謂不當得而得。与上不甘以爲甘相配。須寫出一箇垂涎富貴的情狀。方應得甘字。

人能節　按飢渴即當貧賤者。能守着加言人身處境外空說箇能。有何難處。惟寔落置身貧賤。而此念淡然。不生理趣。此非識見涵養俱到。不能。故曰不及人不爲憂。此正是刀鋸鼎鑊學問。切勿輕看。

柳下章　按得三公時。改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以取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守訓有分辨之意。寔主守言。

蓋惟心有分辨。故以正自處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其不可易。

有爲章　按此備爲學者當要其有成處。正意在有爲者三字內已包得掘井內。須見得必要及泉處。猶爲棄井。猶字見九軔猶然。況其未至九軔者乎。

堯舜章　按此章舉帝王之誠。以別帝伯者之僞。當以有字作貫。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能真有者。獨五伯非有而託爲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堯舜兩節　按三之字俱指道。把性之身之與假之對。則性與身隱有誠實的意思在。曰性則自天帶來。曰身則在自己身上着實做。非若假之都都在外面粧點。

四書脈　初猶知其非真有。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伊尹章　張彥陵　此借伊尹立論。以立人臣不軌之防。

伊尹節三

按伊尹言止不押一句。下五句敘其事。看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可不可供泛說。志字重看。即所謂無利天下之心是也。然此志亦非臨時詳得。全体精神正在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培出。

不素章

翼註此章深著國家陰受君子之益。見非無故而食之意。蓋仕則經綸事業。其功易居見。未仕則在國勞人心。其功難知。用之用其說。從之從其教。供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

何事章

按舉世溺于功利。而士獨以仁義為志。志者事之本。事者志之用。志之所向既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不必待事迹可見而後見其有所事也。通章以尚志為主。

王子節三

按王子何事之問。亦不耕而食之意。志即隱居求志之志。尚字節有許多窮理實踐工夫。方能如此。如伊尹耕莘樂道。顏子陋

巷而問焉邪都是尚志處有識起流俗念出塵表不肯淪此志于卑污意非隱居高尚之謂

何謂節　按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答以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意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説居惡在四句是正説俱居体士之志而代爲之言大人之事丶字與士何事事字相應見得尚志已預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所事勿謂士無事而惟有志也

仲子章　按此斷仲子廢倫之罪借矯廉小節以形之所以立天下好異之防仲子二字畧輕不義二字連下讀人莫大焉丶字作於字看連亡字一氣讀信其大者其字改作爲字意方融奚可句當並定亡倫意發揮

桃應章　按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未說到事爲

委曲處。若說到事。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皐陶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

桃應節三 按首節則如之何。無問舜與皐陶。講執之而已矣。不可真說皐陶去拘瞽瞍。是孟子模想當日守法之心。言皐陶惟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矣。講末節不可着實看了。是孟子摹想當日愛親之心。言舜止知有父。即以天下之大。且不暇顧矣。說到有所受之方是却皐陶一案。

舜如節二 四書脉 執瞍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法中未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撓國憲。則情中未始無法。 翼註 遵海濱而處。去之遠。是於法無所歉。非法不能加之說也。

自范章 沈無回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彩自覺不

即因見王子韻處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歎王子寔則語、歎廣居不足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自范節　按屬居位養屬移而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類、即体之充也。体如体態之体、乃氣之寓也。居養不兼廣居意。蓋此句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即大哉居乎。言所關于氣体不小。非贊詞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

王子節兩　按此節語脈緊与上連。多與人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削度華美之同。廣居是以天地萬物為一体。為天下極廣之居。寔有一段精神手稱。超出尋常氣体之外者。况字乎字。全要得形容不出意。末節雖証王子寔重明廣居意。呼貼魯君。命令守者之言。是評詞不是疑詞。

食而章　劉註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勞而貴於敬下此首節義

也下二節恐人認弊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敬字一章之骨寔字又敬字之骨然寔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寔者言特未䌷出耳非兩層

食而節　按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止親體敬則崇重

恭敬而節　翼註此當用何也申接上敬字蓋恭敬二字無兩意故首節只單言敬弊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弊帛不可為恭敬以申上起下耳　又虛拘猶言把空套子拘留他拘是羈縻之意不可拘虛不是說君子不當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

形色章　按此章示人盡性之學把聖人做箇樣子以因人之不求至於聖而言非因人之高視乎聖而言也　高中玄踐者踐其寔也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寔從作乂便是踐口之寔明作哲便是踐

目之寔聪作謀便是踐耳之寔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然則一一踐之乎非也性具于心心具而衆体從之斯爲踐形而已矣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以形而鑿其性形色雖具實空虧也震川文最宜參玩

短喪章　按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爲主大旨只是說爲期非所以教短喪全重責公孫丑不重責齊王猶論紾兄全重教紾者不重紾之之人論王子重傳之爲王子請者不重王子終喪

短喪節二　按着一欲字王自有不忍遽短者孟子責丑緊要在孝弟句蓋人方捍然紾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紾是以我之說勝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之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紾矣

王子節二　按王子二句是記者之言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

是非何如乃是問傳之請數月者何如丹蓋欲託傳以自觧耳故下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教短喪者之非亦帶重且身工去講謂夫句要緊跟註中我前所託意發揮乃於謂夫字面有着落

君子章 說統通章現所以字見得因材而施其机權中有多少委曲成就的意思在 翼註五段平列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五者字皆指教說、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也

君子節

附陳文人之維道也如股肱耳目之具于身大者固獨舉其官小者亦各成一体而中行狂狷皆有所就以有大道之傳而教之及人也如規矩準繩之垂諸世一時則因心以制器後世則即器以

傳心而鐘鼓管弦常有所寄以永斯文之澤

時雨節 按時雨都是天姿學力俱到的人只重教者点化他不重學者能心上聽受之餘終日忘記俛傾之間迎机立解化字固重時字尤重

有成節二 按成德達材重成字達字上此工項諸家俱專就天姿言看来即兼學力亦無碍德以立体成其德者謂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也材以致用達其材者謂範之以正為之矯其偏而救其失使其用通達無碍也 翼註答問者姿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家訓疑而問者為之決其疑蔽而問者為之開其蔽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者則翼之使行

有私節 按此一教人品高下俱該淑是進善意艾是去惡意註云

以善治其身只是治其身善其身也善字治字當兩開講

此五節　按找此一句見誨人不倦者君子之心曲成不遺者君子之教在受者之自得何如耳

道則章　翼註此章以教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耳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彀率爲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道則節二　按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高美即下註得之〻妙此二句不平宜重高工与下句承接盖美即在高處見得也原若上當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者觀之方与下彀字相應　家訓繩墨匠之法彀率射之法此羿匠教人所不不能改變意〻講此便要合法中之巧使人自悟意而簡拙字與下節能字相反至君子教人正意尚在下文不得不于此節先透出

君子節　按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俱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窃字義不可誤認引為引誘發為發明不發註明言授以學之之法當非從啓其端而已蓋亦既諄諄相示但其得之之妙不能言此即謂不發也不發何以能躍如震川文云其所示者言也而言所不能盡者自可會其意於不言之餘其所言者机也而机之所不能藏者自可通其机于所言之外是指上達天理之功不在下学人事之外言也然但言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所歸着中道而立猶論語所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立有次不可遷就意然曰中立豈若登天註中非難非易四字意當補在中道而立之下不得即以非難非易為中道而立也能者從之能即是悟對上拙字看從之對工不可幾及看從之即及之矣言外便見不能者亦無如之何只重教不可貶意

天下章　焦漪園殉道殉身是以已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以已為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人註中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

天下節二　按此章上節為下節而發有道無道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未聞口氣有太息當時意在

滕更章　按此見受道以虛心為本五問字俱指問道但他心中卻挾了貴賢等項不是以貴賢等項顯之於問也

滕更節二　按禮字即指荅問言不荅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賢字淺看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故指故旧言皆所不荅要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吝教也

於不章　張彥陵此章大意只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已以處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備爲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　四書脈此處以處事待人備爲三者開說以急心忍心躁心貼之

於不而節　四書脈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者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已所厚乃情之最切者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可知故無所不薄　按進銳原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故不耐久且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

君子章　倪滄柱此章教只重在容當其施不重在推恩有序　摘訓上二句意尚混淪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謂仁之而弗親者非故踈于民也蓋以民視親而厚薄分焉君子於親則親之民則不過仁之而已使於民而亦親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矣將何以待

吾觀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非故忍於物也蓋以物視民而貴賤有為君子于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物而亦仁之則是以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

知者章　按此專發為小智小仁而發重務字當務親賢所以盡知盡仁之方非示以去煩就簡之法堯舜只借來作証下節是不知務樣子　翼註務者急務也故首節用四急字

知者節　按此章主人君國治而言重一務字上四句只論仁智之理非論兩等人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與智字相應急字重看聖人惟日不足之心即既務既親之後而其心之急急無已時後把堯舜提醒處見得知仁至堯舜極矣然亦不過急當務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

必務哉

不能節　淺說智急先務仁急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陳氏末句総結上文當務為務二務字

不仁章　賽合註此舉惠王之不仁以為戰征者儆

不仁節兩　翼註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末方補出惠王　張彥陵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　賽合註何謂也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民与子弟揔屬愛土地屬不愛

春秋章　按此章意重在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于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如戰國之甚。然已為聖經所深作如此。次節只是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於僭王。

春秋節二　按春秋二字一頓。是言。其。經。非。言。其。時。無義戰。是。孔。子。書法。彼善于此。亦。是。聖。經。品。第。不是孟子泛論。註擅與二字宜渾。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俱指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征。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

盡信章　翼註　此章全為武城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城也。　家訓　孟子全爲當時好戰嗜殺。往往以武城血流漂杵一言籍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白。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盡信節　說統　書非真可無。只是見得盡信之不可也。蓋為泥經者發。　按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為口實以文奸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

吾於節　翼註　奉天伐暴之義。屬未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

紂時而已矣三字。重見其餘不可盡信。以帶起下節。

仁人節　按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至不仁方屬武王与紂說。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爾。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所藉口。陸稼書血流標杵。乃商人自相屠戮。孟子非不知之。但意以為仁人用兵。不但我之兵不待血刃。亦必不使敵人自相屠戮。至於如此。故以為武王當日。必無此事。夫使敵人自相屠戮。猶非仁人所為。而況親自屠戮之乎。孟子所儆至深切矣。

我善章　體註此提醒人君勿為強兵者所惑意重好仁二句下三節引湯武為好仁無敵之証末節又推好仁無敵之故而結以焉用戰總見強兵者無用處

有人節二　按以善戰陣自負者必謂舍戰陣無以敵于天下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不與之敵戰雖善安所用之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一旦弔伐言但不可平耳若單指弔伐言恐未全

南面節四　按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畢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得無敵若崩句雖是闡王言而然却由平日王仁所感末節緊承湯武事以次言其無敵不重釋征字之義正謂以仁字正不仁也

梓匠章　按此見學貴自悟蓋巧即在規矩中是規矩熟後自得之妙与人規矩正與人巧處但使之領悟則不能所以必貴心悟〻即是巧不悟則仍是規矩也

舜之章　翼註無慕于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于中不覺有

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知[自]其無動自孟子
形容之則若終身若固有存疑看來看去只是不動心

吾今章　按人主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戰國之君難以語此
不得已以禍福之理惕之親即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
之重也下正推其所以重處一間猶云隔一番手耳即假手于人
之意

古之章　按此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重今一遵將以二字原設關
之意　又即存古法者亦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

古之節　周用齋貪暴乘閒而害民猶恃上之禦之也君上橫征而
自為暴使誰禦之哉

身不章　按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工段當重身字下段當重道
字此道字應屬我看如權使虜使投之以不堪施之以不恕是也

舉妻子則外而天下國家可知

周於章　按此章是勉人蓄德意德命于天本至足而無歉周于德
是舉聖賢至正之道寔得扵己且極其周備而無滲漏極其周密
而無間隙也邪世与乱世有別治乱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不能乱
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不但不為所惑

好名章　按此為欺世盗名者流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
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不在則争見色者得失分
而喜与愠即見也蓋其讓國原非真順道義所謂非其人其讓則
是其人則非其人々字乃承能讓國之人々字来非承好名之人
人字来

不信章　按此見為國之要道作三平看畧重仁賢邊

不信節　翼註信仁賢信其真有益于國也信其真有益于國則必

用之矣　張孝陵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于終搏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膺猶之乎無人耳故云空虛

無礼節〻　按禮必有義、即礼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乱者專主名分上說政事所該甚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礼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意總不出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章　按當時互相吞噬日謂力可經營天下故孟子抑揚其詞以喚醒之有之是吞有之詞未有是決斷之詞註歸其私智兼愚美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美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但得国猶易得天下則難

民為貴止　張彥陵此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社稷為与君都是借来形民為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將君与社稷平較便失本指

民為貴二　按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孟子此言見得貴賤有常而無常賤不敢貴則貴者貴矣貴不敢賤則賤者貴為但貴之貴易知而賤之貴难知也故特明之是故節要休貼貴字意出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説者只見立民之権即天子不能與之抗耳

危社節二　按危社稷要跟雲民説来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又水旱便為害于民此变置是變置其地以示更新也此二節總見諸侯社稷有變而民不變也　張彥陵純色白様全体日牲成者肥腯之意

百世章　呂晚村當時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夷惠風之所感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姜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其去病最捷　附王文人類不齊耳目之間有以耀之則頑愚有共見之業故惟事之以奇著者其教彌廣人心多秘血氣之隱有以動之則沉痼有立開之效故惟道之以偏至者其入人愈速　按聖人二字一頓是聖之以奇者者以偏至者師字亦在聞風興起上見故聞六句正解師百世處屬乎二句又申贊其風之遠以振起下聖人親炙句不過極形其百世必興之意不重

仁也章　按此章講家或重人或重道或人與道並重甚有重合字者其支離尤甚惟稼書先生專指勉人求仁說其說可從因彙錄所載甚詳然不若此通節題文之言之尤明白簡要也因撮錄其文於後　天下群生者人也人知有形有氣有知有覺者爲人而

不知有仁焉是宰乎形氣知覺之先而亦主乎形氣知覺之中者也不得乎此則形氣知覺虛(守)是仁則所以為仁(人)也自人與仁分而言之仁離于人而仁之理虛而無所寄固無以為道人離于仁而人之身虛而無所本亦無以為道自人與仁合而君之合于靜存之時見仁(人)不見道而道之体以立合于靜存(動發)之時見仁即見道而道之用以彰故君臣父子之交無非道即無非仁之著見也一違乎仁則綱常皆具文矣動容周旋之際無非道即無非仁之流行也一違乎仁則節文皆偽飾矣〻又劉作仁者性也率性者仁也理不能離氣以孤行性不能遺形而獨立惟合仁于人之身言之哲謀肅乂之理仁無不渾然而畢該然必人体之于貌言視聽之際則仁之理顯然發見而敬用五事之道彰為慈孝令共之理仁無不犂然而統貫然必人踐之於父子君臣之地斯仁之体燦然

般列而克儆五典之道行焉

君子章　翼註尼陳蔡即絕糧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礼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粮　按孟子此言其發于去齊梁之日乎

稽大章　按此言人當盡其在我說一士字正責他為士意引詩一以慰他謂聖人尚不免遭謗一以勵他謂德如文孔而後不愧為士而後可以無恤乎人言

稽大節二　按理訓賴如云吃他虧的一般稽謂不理于口便有尤人并自疑意無傷也二字要理會若不須在我者為士何如任他非議豈為無傷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愈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此常人更多訕此句當着眼士字

憂心節　按引詩提出二慍字正見士不理處文孔古今莫大之士

看憂心不間四字見謗毀不惟不為士累正為我徵有進脩之地
通節揔要見得無傷意

賢者章　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体大
用吾復吾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　按明〻者明而又極其明也
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廹此節是明德新民的
註疏

山徑章　張彥陵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間四字揔見心學不可少
有間斷意　家訓山徑之蹊間是山上小路可為人行處小路踰
心之幾希人行處喻此心幾希中一点靈通揔見道心惟微也為
間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　按此不是專責高子茅塞正要
他有介然處蹊間易塞亦易開不用則塞戒之也去塞之功何如
只在靜存動察

禹之章　按高子執器當樂樂中精意不必深言故孟子姑以易曉者通之　若文王在千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

禹之節三　翼註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城門之軌黏轍跡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而馬之力與駘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之前也日久故車多四字不平　附城門之軌二句文物之受攻也處煩者先敗對云蠡之相磨也無間者受損

齊飢章　按此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蓋孟子始至齊而請發棠此特一時權宜之術原非經久之規以補助收一時之民心而以冨教定他日之國計此孟子始請發棠意也設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是非沽名即為市德此陳臻之所以為不可復也王既不用孟子而復請發棠是救一時之人而屈萬世之道此孟子所以為不可復也因以馮婦為喻善搏虎二句是喻始請有衆至笑之是喻

令之復在孟子亦姑就他不可復之意明之

口之章　李安溪此章是詳性命之辨性也命也之性命是世之所謂性命以氣者有命焉有性焉之性命是君子所謂性命以理言者有命焉非但貧賤者有定分不可強求即富貴者亦有定分不可踰越此之謂理也性之不与命二命之不与性二是性命之真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而寧有異性乎須將性命首得合一則不惑于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　翼註性命本是合一的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所重在命耳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所重在性耳總註重字是通章骨子

口之節　按於字俱作處字看也字俱作不了語句〻要照下性命二字不謂性不肯任性自恣要見安命意　張京江云寧以休咎

之說防天下之淫不以佻偉之謀開天下之欲蓋審量于性与命之間而知有任命之理無性性之理也斷斷乎其不謂性也

仁之節　按此聖人兼性反言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言智之於賢者即以有字作否字看亦不妨聖人句就上仁義礼智言不謂命重在薄而濁一邊要見盡性意上節矯世之言性而遏其縱欲之思下節矯世之言命而作其盡性之念

浩生章　按此章重擴充意以善信為主尤以善為主蓋美大聖神不過自善信充之又不過自善而充之善者人心之天理信者善之實是初下手工夫美即善之積大即善之發聖即善之安神即善之至是究竟地步總完得繼善之本体而已語雖畧浩生已寓激進正子意

浩生節　按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要照下二之中却不可

俟下二之中第去據今目而論正子固全乎其為善人也則亦可全乎其為信人也只用字句抑揚乃為得之

何謂節　翼註此兩何謂是問善信名義非問正子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可欲節二　賽合註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却已泛言充實四句俱不就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　存疑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其處心制行都在義理上故人觸着便可欲但善人或天姿偶合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真実有諸己必用力之久実有此善而無一毫虛偽然後可謂之信、已到誠意地步註凡所為善皆実有之此実字是堅實之実与下充實、字不同註凡字皆字切泥着恐占下句地步

充實節二　吳因之可欲二句只平什善信之義若充実四句有一步

未了又有一步之義隱〻見正子所訣尚多此等處最要細心理會　蒙引充塞二字平看連看言充滿而積実非充之以至于実也　朱子有諸已就心上説是心裡都理會得充塞就行上説是事〻都行得盡　按美是純懿無瑕疵無間雜也光輝即美之不容掩藏處在身則睟面盎背在事則德普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宏故謂之大

大而節二　蒙引化与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自人而言謂莫測其所以然也　大聖神俱兼德業言　附繆作以生知者為聖而此已造於不思以安行者為聖而此已造于不勉以自誠明者為聖而此已純乎天道以自明誠者為聖而此已融乎人道蓋合善信美大之名層累而幾此也莫神于覆載之功而藴与天地合其德莫神于二曜之用而藴与日月合其明莫神

於陰陽之代嬗而兹与四時合其序莫神于体物之不遺而兹見神合其吉凶盖從可欲之善涯之又久而乃極此也

樂正節　朱子二之中是餘于善不足于信意四之下見善信而上正有無限地步便含勉正子意　胡氏須着尹氏上下一理句始為人所可欲者此理終為人所不可知者亦此理善非粗浅神非高虚惟在实有此信而力行以充之耳

逃墨章　張彦陵異端之与吾道抗固是道相左然其中豈無自悔其非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得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成就楊墨并欲収楊墨以為用意

逃墨節　按二句串說歸到儒上逃墨歸楊亦歸儒之漸不是楊為近儒亦不是墨之歸儒必待歸楊後也歸字承歸儒來兼楊墨說受有皆之大道意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節　説統此節要看辯字吾儒不可不与楊墨辯然宜辯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辯便使彼窮而無所入矣　吴因之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詞何等嚴峻得此章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与共任斯道也總一爲道之心而已

有布章　按此見上之取民非但不可爲非制之取亦不可爲非時之取全要用一緩二句上緩原要征然一調傳聞已保全了無数身家性命故爲人牧者不必有他恶也只急公奉法四字已足殘害生民　織麻曰布析絲曰縷

諸侯章　張彦陵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安故致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孰知珠玉乃殺身之具也　又人指在上者民指在野者

盆成章　按此為恃才者戒凡人無才者即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
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
矣妄作非一端凡机械变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之滕章　按此重斯受之句或人雖厚誣從者猶能諒其曲成後學
之心故記之

之滕節二　按舘于上宮作滕君舘之或人別一人非即舘人也来者
不是指来謂来學者也来者即是至者不拒即下受字

人皆章　吳因之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為便都説盡了
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々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
節云々總不出首條之旨

人皆節　按緊要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達者自此
而通之于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机時々

提醒自不至有為有忍不落專念工夫直德直截仁也義也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

人能節　按此節是実工文非申工文達与充有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満足曰充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与無所不愛意義不可勝用是踐行立節無所不宜意

無受節　翼註不忍之心易充故仁不復言不為之心难充故復擧類以示言尔汝則凡稍涉貪昧隠忍者俱不可以其微而忽不可以其暫而施此之謂能充尔汝之稱不是与己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于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一有此念便非不為之本心

士未節　按士字不可忽既謂之士必素講于語黙之宜以言餂之者我談言彼必談答以露其情以不言餂之者彼不發彼必先發

而露其意充字尚在言外須補出　又義之爲理甚精而一念之
私即非義也義之爲類甚廣而一念之非義即穿踰之心也此本
明文馮具區

言近章　按此爲窮高極博者示以言道之準言与道平看末節例
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孟子旨意重近約邊

言近節二　按指是言中蘊含的旨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爲而字
歸重在上截非謂近約貴乎遠博謂遠博即在近約也言是教人
之言在學術上說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与指遠相貼言君子
只論目前近事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闡融透徹玩之有不窮
之趣便是道存守字有見得到持得定不泛用其精神意天下平
即在脩身中札樂刑政亦不過完脩身的分量天下平兼化之處
之說玩工施字不過擧而措之耳處處收合到脩身內方合本旨

人病節　吳因之不脩己而求治平意就講在舍己之田二句內求人輕求己重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耳　按引喻与與題相似下二句是正說自任輕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也

堯舜章　張彥陵此章以性字為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子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　又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与反之〻事非專指堯舜湯武說

堯舜節　按此節當相承說堯舜乃天性渾全的聖人反之〻字即承上性字言見湯武合德于堯舜意　朱公遷性者与性之不同自其率性言曰性之指其人言曰性反与身亦不同身自其用功言反自其成功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

動容節　按此節作四平看四段俱重自然意須把性字貫入動容以身之容貌言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處有將此四字平看

者亦可從中礼不是禮在而聖人中之乃自性中流出也德即性
禮即德礼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不作推原說哭死而哀
雖無心于哀而未必無心于礼聖人性情之發惟知當哀而哀非
為生者有義起之礼而然也経德猶云庸德回訓曲天理自是直
致畧有一念回曲便不自然必信非期必之必只是無不信也因
正行而信初非不好但多了照管念頭三非字正摹性字

君子節　按法即性中自有之準繩惟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
所宜適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為出入亦不敢以迹為拘泥至
于禍福所在無所趨亦無所避而已矣承俟字來是全不計較意
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感于命也行法以俟乃可以復其性也

大人章　按此指說大人者言藐處全在我所不為處見而所不為
之故全在古制上若我無古制自然壓他不下勿視不在眼裏弗

為不在心裏

大人節　朱子勿視其巍〻即藐之也不是礼貌上倨傲待也按堂高等是大人宮室食色要遊之巍〻三不為是鄙之〻詞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總不出居仁由義四字吾何畏彼非傲倪王侯但此心怵然無拘無廹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与藐之勿視句相應

養心章　説統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為養心之善處　呂晚村此數字即口之于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与生俱生雖聖人亦不可無故為謂之寡〻便不為其誘溺沾惹則道心為主而仁之于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存不止是虛灵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也　按寡欲者謂察之于內欲之萌而謹其所自出

檢制于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也養对戕賊者養心者養之使之存也寡欲就是心存不逐（肥）欲上去使存在腔子裏

曾晳章　按此要味不忍二字下皆發明所以不忍之故全從獨字上見得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独之意只泛説不指親之姓名存疑説未是

曾晳節二　家訓自来孝子之心只無之而非不忍親存則有存時之不忍親没則有没時之不忍故曾子思其所嗜孝子之極思也下羊棗所独〻字正是曾子不忍之故同独二句不可单在曾晳身上發揮全要透出曾子不忍之心来盖同則不忍之心無觸而未現獨則不忍之心有觸而即萌

在陳章　冀註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寔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絶

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于中以傳經常之道于不朽耳　又中道者無過不及有狂之志狷之守而并馳其偏者也

在陳節二　按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正見其狂不忘其初即不忘其狂之故習正見其止于狂非以進取申狂字不忘其初申簡字也此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响說何思魯之内含有不足意次節其次二字專指狂者

敢問節二　翼註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日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下何以謂之狂方問狂者為人之寔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

何以節二　翼註嘐嘐從口旁屬言俱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平話動稱古人有學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

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
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節末找孔子思進之以與
之傳道意

狂者節　按狂者不可得只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非死亡離散
不可復得之謂也不屑不潔四字不平言不屑為不潔之士也
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固中行之次狷又中行之次也

過我節　吳因之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與狷之可取以其
可進于中道也而鄉愿非中道之可取者故有此問言孔子何以
惡之哉是深以鄉愿為無可惡意　翼註何如斯可是究他為人
之實故下文亦因問答之而未詳其賊德也

是嘐節　四書脉何以是嘐嘐五句訊狂行何為句訊狷生斯世三
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
呼應閹然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　翼註踽踽是立己嚴

峻凉〻是待人踈薄踽〻即獨清獨醒意凉〻只是不諧俗非刻薄也善是稱其長學許其圓通之意　按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訕狂狷蓋訕狂狷之詞只推其意向如此耳何敢明目張膽訕議狂狷乎

一鄉節二　翼註一鄉皆稱原人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他賊德處無擧非真無可擧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此二句以處已言同流合汚言其巧為迎合也此二句以處人言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実落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事不苟此即中道之散見處大奸似忠大信詐是詐信大貪似廉大汚似潔正是說透鄉原之詞病　又此与下節孟子即發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為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總不過極言其

似是耳非又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舜之道看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為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為眞自然之理直非單承自以為是一句也至于賊德亂德分巳之德人之德尤為不通蓋德是道理懸空說不屬人巳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義乎二節必須一意看始得

惡似節　按眞是固爲蓋善眞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惡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使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似所言無疑欺故亂信通節重在惡鄉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即是中道而工文忠信廉潔亦已了但此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

君子節　按君子是主張古道的人在上如堯舜在下如孔子皆是經即上文所云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宇宙為常行之道在人心為真是之理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躬行化原脩明政教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且就君子身上說下民興方是化人之反復也常道原在天地間只因鄉原障蔽君子率之為躬脩彰之為教化故常道復行而已矣言惟此可以勝得他邪慝泛言不專指鄉原所謂庶民興而邪慝自無者以人人明于是非而不惑于邪說則雖有如無耳

由堯章

由尭節三　按千古聖道相傳只是一知、便能徹始徹終徹天徹地不離聞見亦不泥聞見如禹有執中之命皐有典礼之模湯有制事制心之學伊尹有一德之訓莱朱有建中之誥文王有緝熙敬止之學太公有敬義之戒散宜生有彝教之迪孔子有識大識小之學此等俱是寔事其実道統相傳自有心契神領處不專在実事上論也五佰餘歲大槪以常數言却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能無待於人耳六個若字雖是平々開論而孟子之意已隱々重在見知一邊凡以前三節謂見聞平看者俱不合本旨

孔子節　按此節口氣作驚怪而不自信之詞世未遠居甚近分明直以見知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開只是反言以決其必有耳若

曰難道數世相傳至今中斬了不成　陸稼書然二典有二句當與上孟吾爲此懼一句同看有不敢不任之意非泛然作大話也倉注謂見知聞見當平看者不知此耳　摘訓說箇五百有餘歲正是要趂那見知意謂先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其中之遠如此蓋難乎其道之傳矣而湯乃得之于堯舜是無所自哉按此則彥陵張氏云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脉絡究竟之所重也此說最允

乾隆庚午十月小雪日録畢